

宋

史

冊哭

宋史卷二百五十六

元祐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五

趙普弟安易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後唐幽帥趙德鈞連年用兵民力疲弊普父迴舉族徙常山又徙河南洛陽普沈厚寡言鎮陽豪族魏氏以女妻之周顯德初永興軍節度劉詞辟爲從事詞卒遺表薦普於朝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質奏普爲軍事判官宣祖臥疾滁州普朝夕奉藥餌宣祖由是待以宗分太祖嘗與語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普疑有無辜者啓太祖訊鞠之獲全活者衆淮南平調補渭州軍事判官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爲推官移鎮宋州表爲掌書記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臥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排闥入告太祖欠伸徐起而衆軍擐甲露刃誼擁麾下及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車駕征李筠命普與呂餘慶留京師普願扈從太祖笑曰若勝胄介乎從平

上黨遷兵部侍郎樞密副使賜第一區建隆三年拜樞密使檢校太保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無宰相署敕普以爲言上曰卿但進敕朕爲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也令翰林學士講求故實竇儀曰今皇弟尹開封同平章事卽宰相任也令署以賜普旣拜相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是日普兼監修國史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不宣制班在宰相後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先是宰相兼敕皆用內制普相止用敕非舊典也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旣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五年春加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俄丁內艱詔起復視事遂勸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

便主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庫充實開寶二年冬普嘗病車駕幸中書三年春  
又幸其第撫問之賜賚加等六年帝又幸其第時錢王倅遣使致書於普及海  
物十瓶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  
佳卽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歎曰受之無  
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普爲政頗專廷臣多忌之時官禁私販秦隴大  
木普嘗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  
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玭廉得之以聞太祖大怒促令追班將下制逐普賴王溥  
奏解之故事宰相樞密使每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  
李崇矩女卽令分異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尙食蔬圃以廣其居又營邸店規利  
盧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其短會雷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  
可度受賦斂法及劉偉僞作攝牒得官王洞嘗納賂可度趙季授西川官稱疾  
不上皆普庇之太祖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以有鄰爲祕書省正字普恩益  
替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爲河陽三城節度

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平興國初入朝改太子少保遷太子太保頗爲盧多遜所毀奉朝請數年鬱鬱不得志會柴禹錫趙鎔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召問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辭甚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先是秦王廷美班在宰相上至是以普勳舊再登元輔表乞居其下從之及涪陵事敗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八年出爲武勝軍節度檢校太尉兼侍中帝作詩以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雍熙三年春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曰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關外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屢更薦臻炎夏飛輓日繁戰鬪未息老師費財誠無益也伏念陛下自剪平太原懷徠閩浙混一

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廣濟遠人不服自古聖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  
竊慮邪詔之輩蒙蔽睿聰致興無名之師深蹈不測之地臣載披典籍頗識前  
言竊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  
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暇一賜觀覽其失未遠雖悔可追臣竊念大發驍雄  
動搖百萬之衆所得者少所喪者多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必勝兵者凶器深  
戒於不虞所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古聖人心無固必事不凝滯理貴變  
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深爲可慮苟或更圖稽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時涉  
秋序邊庭早涼弓勁馬肥我軍久困切慮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易  
敢與言而沮衆蓋臣已日薄西山餘光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斯時伏望速詔班  
師無容玩敵臣復有全策願達聖聰望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挈彼疲氓轉  
之富庶將見邊烽不警外戶不局率土歸仁殊方異俗相率嚮化契丹獨將焉  
往陛下計不出此乃信邪詔之徒謂契丹主少事多所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  
陛下樂禍求功以爲萬全臣竊以爲不可伏願陛下審其虛實究其妄謬正義

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興王抑亦從諫則聖也古之人尚聞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諛爲安身之計而不言哉帝賜手詔曰朕昨者興師選將直令曹彬米信等頓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安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算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鬪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爲遼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况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蓋念彼民陷于邊患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疆場之事已爲之備卿勿爲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普表謝曰昨以天兵久駐塞外未克恢復漸及炎蒸事危勢迫輒陳狂狷甘俟憲章陛下特鑑衷誠親糀宸翰密諭聖謀臣竊審命師討罪信爲上策將帥能遵成算必可平定惟其不副天心由茲敗事今旣邊鄙有備更復何虞況陛下登極十年坐隆大業無一物之失所見萬國之咸寧所宜端拱穆清嗇神和志自可遠繼九皇俯觀五帝豈必窮邊極武與契丹較勝負哉臣素虧壯志矧在衰齡雖無功伐願竭

忠純觀者咸嘉其忠四年移山南東道節度自梁國公改封許國公會詔下親耕藉田普表求入觀辭甚懇切上惻然謂宰相曰普開國元臣朕所尊禮宜從其請既至慰撫數四普嗚咽流涕陳王元僖上言曰臣伏見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齡杜如晦明皇有姚崇宋璟魏知古皆任以輔弼委之心膂財成帝道康濟九區宗祀延洪史策昭煥良由登上得其人也今陛下君臨萬方焦勞庶政宵衣旰食以民爲心歷考前王誠無所讓而輔相之重未偕曩賢況爲邦在於任人任人在乎公正公正之道莫先於賞罰斯爲政之大柄也苟賞罰匪當淑慝莫分朝廷紀綱漸致隳紊必須公正之人典掌衡軸直躬敢言以辨得失然後彝倫式序庶務用康伏見山南東道節度使趙普開國元老參謀締構厚重有識不妄希求恩顧以全祿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此真聖朝之良臣也竊聞檢巧之輩朋黨比周衆口嗷嗷惡直醜正恨不斥逐遐徼以快其心何者蓋慮陛下之再用普也然公讜之人咸願陛下復委以政啓沃君心羽翼聖化國有大事使之謀之朝有宏綱使之舉之四目未察使之明之四聰未至使之達

之官人以材則無竊祿致君以道則無苟容賢愚洞分玉石殊致當使結朋黨以馳騖聲勢者氣索縱巧佞以援引儕類者道消沈冥廢滯得以進名儒懿行得以顯大政何患乎不舉生民何患乎不康匪踰期月之間可臻清靜之治臣知慮庸淺發言魯直伏望陛下旁采羣議俯察物情苟用不失實邦國大幸藉田禮畢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普舊德爲之表率冊拜太保兼侍中帝謂之曰卿國之勳舊朕所毗倚古人恥其君不及堯舜卿其念哉普頓首謝時樞密副使趙昌言與胡旦陳象輿董儼梁顥厚善會旦令翟馬周上封事排毀時政普深嫉之奏流馬周黜昌言等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驕肆僭侈大爲不法普廉得之盡以條奏利用坐流商州普固請誅之其嫉惡彊直皆此類李繼遷之擾邊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臺故地因令圖之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爲邊患時論歸咎於普頗爲同列所窺不得專決舊制宰相以未時歸第是歲大熱特許普夏中至午時歸私第明年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冬被疾請告車駕屢幸其第省之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求致仕上

勉從之以普爲西京留守河南尹依前守太保兼中書令普三表懇讓賜手詔  
曰開國舊勳惟卿一人不同他等無至固讓俟首塗有日當就第與卿爲別普  
捧詔涕泣因力疾請對賜坐移晷頗言及國家事上嘉納之普將發車駕幸其  
第淳化三年春以老衰久病令留守通判劉昌言奉表求致政中使馳傳撫問  
凡三上表乞骸骨拜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奉料令養疾俟損日赴闕仍遣其  
弟宗正少卿安易齋詔書賜之又特遣使賜普詔曰卿頃屬微疴懇求致政朕  
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耋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佇聞有瘳與朕相見今賜羊酒如  
別錄卿宜愛精神近醫藥強飲食以副朕眷遇之意七月卒年七十一卒之先  
一歲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齋器幣鞍馬就賜之承宗復命未幾卒次歲普已  
罷中書令故事無生辰之賜特遣普姪婿左正言直昭文館張秉賜之禮物普  
聞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普疾篤先是普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  
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  
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上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事先帝與朕故舊能斷大事

嚮與朕嘗有不足衆所知也朕君臨以來每優禮之普亦傾竭自效盡忠國家  
真社稷臣也朕甚惜之因出涕左右感動廢朝五日爲出次發哀贈尚書令追  
封真定王賜謚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入分書以賜之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  
鴻臚卿護喪事轉絰布各五百匹米麵各五百石葬日有司設鹵簿鼓吹如式  
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爲尼太宗再三諭之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  
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初太祖側微普從之游旣有天下普屢以微時  
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  
自是不復言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  
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旣薨家人發篋視之  
則論語二十篇也普性深沈有岸谷雖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宋初在  
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普  
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  
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

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卿若之何普  
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  
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  
允太宗入弭德超之讒疑曹彬不軌屬普再相爲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  
嘆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卽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祖吉守郡爲姦利事覺  
下獄案劾爰書未具郊禮將近太宗疾其貪墨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赦可特  
勿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  
奈何以吉而隳陛下赦令哉太宗善其言乃止真宗咸平初追封韓王二年詔  
曰故太師贈尙書令追封韓王趙普識冠人彝才高王佐翊戴興運光啓鴻圖  
雖呂望肆伐之勳蕭何指縱之効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旋三紀茂巖廊  
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無玷謀猷可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  
蒸永同休於宗祏茲爲茂典以答舊勳其以普配饗太祖廟庭普子承宗羽林  
大將軍知潭鄆二州皆有聲承煦成州團練使弟固安易固至都官郎中

安易字季和建隆初攝府州錄事參軍節度使折德辰言其清幹遂命卽真再遷河南府推官會普居相位十年不赴調太平興國中歷華邢二鎮掌書記部芻糧至太原城下拜監察御史知興元府轉殿中賜紺魚袋先是兩川民輸稅者以鐵錢易銅錢安易言其非便請許納鐵錢詔從之九年起拜宗正少卿知定州會以曹璨知州徙安易爲通判未幾代歸又表求外任命知耀州留不遣命按視北邊事淳化中嘗建議以蜀地用鐵錢準銅錢數倍小民市易頗爲不便請如劉備時令西川鑄大錢以十當百下都省集議吏部尚書宋琪等言劉備時蓋患錢少因而改作今安易之請反患錢多非經久計也而安易論請不已仍募工鑄大錢百餘進之極其精好俄墜殿階皆碎蓋鎔鑠盡其精液矣太宗不之詰猶嘉其用心賜以金紫且遺其典鑄旣而大有虧耗歲中裁得三千餘緡衆議喧然遂罷之事具食貨志歷知襄廬二州就遷宗正卿歸朝復領卿職時屬籍未備奏請纂錄咸平初乃命梁周翰與安易同修安易略涉書傳性強很好談世務而疎闊不可用初太宗嘗問農政安易請復井田之制又以其

家本燕薦多訪以邊事景德初禮官詳定明德皇太后靈駕發引於京師壬地  
權攢依禮埋懸重升祔神主安易上言禮云既虞作主虞者已葬設吉祭也明  
未葬則未立虞主及神主所以周制但鑿木爲懸重以神主靈王后七月而葬  
則埋懸重掩玄堂凶仗輶轔車龍輶之屬焚於柏城訖始可立虞主吉仗還京  
備九祭復埋虞主然後立神主升廟室自曠古至皇朝上奉祖宗陵廟行此禮  
何以今日乃違典章苟且升祔方權攢妄立神主未大葬輒埋懸重且棺柩未  
歸園陵則神靈豈入太廟奈柏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宗望約孝章近例  
但於壬地權攢未立神主升祔凶儀一切祇奉俟丙午年靈駕西去園陵東回  
祔廟如此則免於顛倒不利國家乃詔有司再加詳定判禮院孫何等上言按  
晉書羊太后崩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不作又按禮王后崩五祀之祭不行  
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則天地之祭不廢遂議以園陵年月不便須至變  
禮從宜又緣先準禮文候神主升祔畢方行享祀若俟丙午歲則三年不祭宗  
廟禮文有闕況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禮合升祔遂與史館檢討同共參詳以

爲廟未祔則神靈不至伏恐祭祀難行攢旣畢則梓宮在郊可以葬禮比附遂按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也旣不欲穿墳動土則龍輶攢木題湊蒙櫟上四柱如屋以覆盡塗之所合埋重一依近例便可升祔神主安易妄言以凶仗爲凶穢目羣官爲顛倒指梓宮爲棺柩令百司分析園陵澆瀆聖聰誣罔臣下安易又云昔日覩羣官盡公奉二帝諸后並先山陵後祔廟今日覩羣官顛倒奉明德皇太后獨先祔廟後園陵者今詳當時先山陵後祔廟正爲年月便順別無陰陽拘忌今則年月未便理合從宜未埋重則禮文不備未升祔則廟祭猶闕須從變禮以合聖情兼明德皇太后將赴權攢而安易所稱柏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按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鄭玄注云謂遷柩於廟又云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商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今亦遙辭宗廟而後行豈可以禮經所出目爲顛倒吉凶具儀謂之唐突哉又云孝章皇后至道元年崩亦緣有所嫌避未赴園陵出京權攢之時不立神主入廟直至至道三年西去園陵禮畢然後奉虞主還京易神主祔廟以合

典禮今詳當時文籍緣孝章爲太宗嫂氏上饌之時止輶五日視朝百官不曾成服與今不同從初亦無詔命令住廟享今明德皇太后母儀天下主上孝極曾顏況上饌之初卽有遺命權停享祀今按禮文固合如此安易荒唐庸昧妄有援引以大功之親比三年之制欺罔君上乃至於斯況安易以訐直自負所詆者無非良善以清要自高所尙者無非鄙俗名宦之志老而益堅詩書之文懵而不習本院所議並明稱典故旁考時宜雖曰從權粗亦稽古請依元議施行從之安易又屢言陵廟事詞多鄙俚晚歲進趨不已時論嗤之二年卒年七十六贈工部尚書錄其子承慶爲國子博士孫從政爲太常寺奉禮郎

論曰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同體貴爲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難矣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范王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於得政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勳舊自伐偃武而修文慎罰而薄

珍傳宋史卷一百五十六  
斂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  
爲戒後皆如其言家人見其斷國大議閉門觀書取決方冊他日竊視乃魯論  
耳昔傳說告商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普爲  
謀國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著龜聖模宋之爲治氣象醇正茲豈無助乎晚年廷  
美多遜之獄大爲太宗盛德之累而普與有力焉豈其學力之有限而猶有患  
失之心歟君子惜之

宋史卷二百五十六